

他们的“出格”都绝非偶然



有声若霆

本报国际观察员 赵恩霆

眼下难民潮正席卷欧洲，并引发欧盟内讧。在涌向欧洲的大量难民中，来自叙利亚的占了大头，而这恰是西方干预叙利亚危机的恶果之一。

难民潮让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在叙利亚问题上陷入被动，这给了俄罗斯总统普京占据制高点的机会。这不，普京说了，难民潮是欧洲追随美国的、中东、北非外交政策的必然结果，欧洲是在自作自受。不仅如此，他还不失时机地爽快承认了俄罗斯军

事介入叙利亚内战一事。

9月4日，在俄远东符拉迪沃斯托克举行的首届东方经济论坛上，普京被记者问及此事时说，“我们已向叙利亚提供了相当重要的援助，比如训练士兵和提供武器装备等”，他给出的理由是借此建立真正的打击恐怖主义的国际联盟。

普京在远东批评西方的同时，美国总统奥巴马则在准备他的首次阿拉斯加之行。他不仅是首位在任时访问阿拉斯加的美国总统，还准备在那里与享誉世界的野外生存大师贝尔·格里尔斯一起玩荒野求生。

奥巴马跑到北极圈的罕见之行，一是为了强化美国在北极地区的存在，以此抗衡俄罗斯日益增加的北极影响力；二来任期接近尾声的他，到访阿

拉斯加也算了了一个心愿，还可以顺便与贝尔·格里尔斯一起秀秀硬汉形象。

而说到“硬汉”，自然而然就会与普京划等号，柔道、健身、潜水、狩猎等普京都玩得得心应手，相比之下，奥巴马则有些“文弱”，他最喜欢的是打高尔夫球。或许囿于此，奥巴马这回抱上贝尔·格里尔斯这个“大腿”，想必能在硬汉形象上扳回一城。

普京和奥巴马在各玩各的，可有人竟在这二人之间耍起了小聪明，这人叫斯诺登。9月5日，他经由视频电话接受挪威文学院颁发“比约恩森言论自由奖”，谈及对俄罗斯的看法时语出惊人：俄罗斯的人权状况“令人失望和沮丧”，限制互联网的做法是“政策错误”，他说“更想活在自己的国家”。

在别人家避难，到头来却反咬主人一口，斯诺登的这种“东郭”做派，和他这两年接二连三地爆料祖国监控丑闻一样，都有点儿不大地道。但俄罗斯毕竟不是久留之地，以他之前的行为，回美国不能说死路一条，起码也凶多吉少，说些美国愿意听的话，表明自己还是与祖国心连心的，或许能化凶为吉。为了前途，斯诺登拼过一回，看来现在他还得再拼一回。

有人拼了，有人则不温不火，比如我们的邻居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在处理对外关系上，尤其是对中国关系上。

不久前的北京“9·3”阅兵，金正恩派崔龙海出席中方阅兵，从级别上看规格并不高，且崔龙海在阅兵结束当天就匆匆返朝。这说明金正恩不想过多

表现出对华依赖，但此前他又在多个场合高调评价中国在朝鲜半岛光复时的贡献，则是在对华示好。当前，朝鲜在对华关系上可谓纠结。

对中国关系不温不火，对俄、对日外交又未能达成突破的情况下，9月7日，金正恩在平壤会见了古巴“二号人物”、古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委员会第一副主席兼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迪亚斯·卡内尔，新闻照片显示二人热烈拥抱，金正恩还携夫人李雪主陪远道而来的客人看牡丹峰乐团的演出。这是金正恩两年来首次会见外国领导人。

虽然古巴来的只是“二号人物”，金正恩如此高调似乎有点过了，但其用意显然是想显示一下朝鲜不缺朋友。但，远水能解得了近渴吗？

财富三明治

当“中国式揩油”撞上“美国式共享”

崔滨

总有一些话，与生俱来让人心动，比如“你的就是我的”。《纽约时报》本周发表的一篇文章，便描述了在共享经济的驱动下，无数美国创业者正试图把大到房子、车子，小到钻头、蓝牙功放等物品都拿来共享，创造新的商业模式。

这的确很让人心动，它意味着你不需要购买，只需要花少量的钱租赁甚至物物交换，就能满足你暂时拥有某样物品的需求。美国作家瑞秋·波特曼甚至写了一本书《我的就是你的：协同消费的崛起》，描绘“人人都在另辟蹊径额外多赚点钱，出现了租借、共享物品，而不是购买物品的转变。”

虽然这样的“共享经济”革命令人振奋，但一家在美国硅谷尝试发展共享经济的中国创业公司“吹米”，则用自己的惨痛经历提醒那些想要共享一切的人们，你拿出来共享赚钱的，应该是你自己而不是别人的东西。



本周，美国多家华文刊物和网站，纷纷爆出Facebook、谷歌等科技巨头的一些华裔工程师陆续被开除的消息，原因是这些员工加入“吹米”兼职并有偿带游客游览公司甚至到公司食堂品尝美味。公司解聘的理由很一致，“公司花钱请你是来工作的，不是利用

便利当导游赚外快的”。

说起来，“吹米”这间公司，也算是打进美国互联网行业推广中国式“共享经济”的模范生，只是这种“伴游”模式，怎么看怎么像中国式的“揩公司油”传统——用公司的打印机给自己打印网络小说，在茶水间吃各种接待食

物，拿工作电话给自己的QQ充黄钻，这在很多中国企业见怪不怪——但在权责明晰的美国，你随便动用公司资源，对不起，后果很严重。

这出“中国式揩油”撞上“美国式共享”的闹剧，正可以帮助那些想要在共享经济风口飞起来的创业者，厘清“共享”的边界，而这也是该领域目前最受关注的焦点所在。

如果说此前，从Uber、Airbnb到它们的中国模仿者滴滴打车、小猪短租等，所引发的争议主要是“共享”的商业模式和现行监管体制之间的矛盾，那么，眼下“吹米”在美国遇到的“致人失业”的声誉危机，则让我们看到了“共享”经济的道德矛盾，那就是你用来共享的物品和服务必须是合法的，参与者也应该合法地提供自己的闲置资源和服务。

共享经济的确代表了未来的某种商业规则，“你的”可以是“我的”，“我的”也可以是“你的”，但那些不是你我的东西，即便再美好诱人，也不要动心。

一周声音

“像印度这样一个增速可达8%至9%的经济体，当然拥有坚实的臂膀为全球经济提供支撑。”

——印度财长贾伊特利在接受英国广播公司采访时说。对此，英国《金融时报》11日刊文称，印度的想法是无可救药地自以为是。

“我们欧洲人应该记得，几乎每一个欧洲人都曾经是难民。我们的共同记忆，充满了数百万欧洲人从宗教或政治压迫中、从战火、独裁中逃亡。”

——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9日利用“盟情咨文”的机会，呼吁欧盟在此前接收4万难民的基础上再接收12万难民。

“看看那张脸！会有人投给她吗？”

——美国共和党总统参选人特朗普再度语出惊人，贬低同党女性参选人、惠普前CEO菲奥莉娜的外貌。

“在漫长的人生旅途中，不可避免会经过一些里程碑，我也不例外。在此，我感谢你们送来的善良美好的祝愿。”

——英国伊丽莎白二世女王9日成为该国历史上在位时间最长的君主。她本人在出席一场公共活动时发表讲话，向海内外各方给予的美好祝愿表示感谢。

“伊核谈判之后，犹太复国主义政权说‘他们不用在接下来25年内担心伊朗了’。我要告诉你们，25年后你们将不复存在。”

——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9日在官网和推特上对美国 and 以色列放狠话。

“我们不能也不会屈服于恐怖分子的压力。面对穷凶极恶的恐怖分子，支付赎金只会增加其他挪威民众被劫持的风险。”

——挪威首相索尔贝格9日举行证实，一名挪威男子在叙利亚被“伊斯兰国”劫持，但挪威政府不会支付赎金。

“我不知道‘基地’组织是否存在，也不知道他们是否仍然存在。对我来说那只是个传说，对我们来说，他们不存在。”

——在“9·11”纪念日前夕，阿富汗前总统卡尔扎伊在接受卡塔尔半岛电视台的专访时表示，他质疑“基地”组织是否真实存在，他不认为由本·拉登领导的该组织应为“9·11”恐袭负责。

“我感觉我们遭到了背叛。”

——日本东京都知事舛添要一如此评价2020年东京奥运会会徽“抄袭风波”。比利时设计师德比日前诉诸法律，指控东京奥运会会徽抄袭自己的作品。东京奥组委不得不宣布放弃由佐野研二郎设计的会徽。（赵恩霆 整理）

欧洲难民史，说多了都是泪



本报记者 王昱

周史记

针对欧洲难民危机，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9日在欧洲议会发表演说，也许是恼火于各国对难民“十动然拒”，容克以揭老底儿的方式煽情道：“欧洲人不应忘记，曾经每个欧洲人都是难民。”

从历史上看，容克说的确实是实话，欧洲的历史完全可以写成一本难民史。不过，容克没有提到的问题是，欧洲历史上几乎每一次以难民潮为底色的人口大迁徙，都伴随着数不尽的麻烦，或许因此，欧洲人对难民确实有点怵。

今天中东难民喜欢往欧洲跑，可以将其归因于欧洲高福利和中东动乱等现实原因。但从历史上看，向欧洲移居是人

类最近一万年来的总趋势。自第四冰河纪结束后，欧洲从远古时代那一片冰川，逐渐变为一片水草丰美、气候温和的宜居区，而与之相反，其周边区域尤其是被誉为文明摇篮的中东，气候却越来越不适合人类生存。这个特点决定了自有文明史以来，欧洲就不停地接受着各种难民。

据考古学家说，欧洲有史可考的最古老“土著”是巴斯克人，这些人与今天的欧洲人长相迥异，说着与今天欧洲主流语系迥异的古怪语言。但在大约五千年前，由于印欧人种部落的入侵，这些原住民们被逐步赶到了欧洲的犄角旮旯里，如今只能在西班牙的山区找到他们的后裔。由于历史太过久远，新老居民交接的过程究竟是怎么完成的无从考证，但想来一定不会十分友好。

有史可考的欧洲第一次“难民潮”发生于公元4世纪，当时由

于匈奴人在东亚与汉王朝死磕不顺，被迫历经百年迁徙，来到东欧的斯拉夫草原上讨生活，这帮外来户坑害了原本住在那里的日耳曼人、斯拉夫人和凯尔特人，于是难民们成批涌向罗马帝国边境，恳求给条活路。罗马人的处境跟今天的欧洲有点像，过度富足的生活把境内的公民们都养懒了，劳动力和兵源严重不足。于是外来户们不仅获准入境，而且充当起替罗马人戍边的重任。然而，新来者在站稳脚跟后却很不适应罗马的高税收和本土公民的高傲态度，陆续在边境上扯旗造反，并联合边境另一边的同族最终灭亡了罗马帝国。这段历史在欧洲被称为“蛮族入侵”。不过，回到真实的历史情境中，此事实乃肇始于难民潮。

入侵罗马的蛮族后来也文明了，在欧洲建立了各自的国家。也许是因为吸取了罗马前车之鉴，自中世纪开始，欧洲各国对外来人口都很不友好，尤其

是近代欧洲民族国家建立后，甚至相继出台土地法令限制其他民族（尤其是不同宗教的民族）在本国拥有土地。被这种规定坑得最苦的民族无疑是犹太人，他们不得不间歇性地在欧洲各国间被赶来赶去。当然，也不是没有国家放松过限制，17世纪，德意志地区爆发了“三十年战争”，使德意志各邦丧失了近60%的人口，地区强国普鲁士在战后不得不放松限制，欢迎包括犹太人在内的其他种族入境。不过，这个政策也造成了那个众所周知的后果——在德国致富的犹太人招来了邻居们的嫉恨，为二战时期纳粹的排犹运动埋下了祸根。

通观整个欧洲史，这片土地上上演了太多不同族群之间的“相爱相杀”，每一波陌生人的到来，的确会给它注入新的活力，但在此之前，却必然惹出麻烦。如今，一群新的难民站在欧洲的门口，但愿人类已经有了足够的智慧让悲剧不再重演。